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vibrant landscape. In the center, a sailboat with a white sail is on a calm lake. The water reflects the boat and the surrounding environment. In the foreground, there are trees with bright red and orange autumn leaves. In the background, a large mountain is visible, its upper slopes covered in similar autumn foliage. The sky is a deep blue with some white clouds. The overall mood is serene and beautiful.

天成詩話

尚辰洪 著

# 天成詩話

尚辰洪 著

天賦才子經風雨

湯河风光韵味新

為《天賦才子》一書題

陳世南

二〇一〇年十月

音伴同志雅鑒

音飄四海連一字  
聲傳九洲動地天

任午夏



# 吟罢出生换骨新

——尚辰洪《天成诗话》序

刘新洲

谁也不能对这样一种独特的人文现象视而不见——它神奇得简直难以解释——这就是：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诗歌创作，永远像旺盛而顽强的生命之火，不管遇到风吹雨打还是面对低俗铜臭的轻蔑，总是以其美学的迷人光焰不停地燃烧着，延续着，并不时迸射出岁月的异彩，照耀着社会前行的路程。

这是人类先进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运动体现，其魅力所在使人联想到人们对奥运圣火的崇拜与传承——那植树于人民心灵圣境的诗美火炬，同样被一代代一批批诗的继承者、开拓者高擎在手，自觉地、能动地去谱写人类文明的无尽篇章。

我的这一感受，在读了尚辰洪这本诗词集稿后又一次强化起来。我禁不住以如下的欣喜与兴奋，表达对尚辰洪的作品也是对这种人文景观的赞叹：

寻君大雅到龙门，韵涌秋山语断金。  
岭径花凝拿云泪，湖川水照奉国身。  
诗成政务纠繁日，笔解亲朋磊落心。  
愿使清音播乡邑，随君唱饮在田林。

读者请看：在埋藏着古居就城遗迹的清纯碧透的汤河岸上，在奔踊着举世闻名的铁矿巨龙的弓长岭下，一位身负重任、公务繁忙的在职干部，在少有的闲余中，不去用扑克麻将消磨光阴，不肯为钻营仕途劳心费神，却乐于把自己沉浸在家乡山水和父老乡亲的怀抱里，为家园、为百姓、为理想、为改革深情吟唱，且选用的又多是必需厚实功力与素养的五七言旧体与各种词调，这不是十分难得、十分令人感佩的吗？文明传统的星流中，需要多少个尚辰洪这样的传火者啊！

尚氏原系辽海名门，其祖上和族中出现过“马踏辽东三千里，功垂江南十六州”的清廷重将和“多少报国志，未酬伴松眠”的为人民事业捐躯的烈士。辰洪少时，家境贫寒，他不得不克服种种艰难，初涉经史，继习理工，后转攻财会，直到国家改革开放才逐步走上经济管理部门的领导岗位。小诗《自勉》表达了他的事业抱负和生活态度：“崎岖半世运无亨，但为人民初建功。名利烟云转头逝，惟留清正映晨红。”

追求政业上的正直、勤勉和清廉，是他诗中比重

最大的主题，这正是时代要求、人民期望于干部队伍的焦点。1992年2月，他被任命为区审计局长，《受任审计局长书志》一诗坦言了他的“施政纲领”：

✓ 壬申正月受命天，手捧任书泪沾衫。  
 梦里常怀酬众志，心中屡效报国贤。  
 鞠躬尽瘁无杂念，清正廉洁肯自鞭。  
 同事尤能齐助手，辉煌共铸亦前缘。

一个立志以民为念、勤政廉政的政府工作人员，势必对那些违法乱纪、鱼肉百姓的贪婪腐败之徒深恶痛绝，诗的双刃剑在严格律己的同时，另一面便成了抨击腐恶的锋利武器。如果说像“数万民膏杯中酒，挥霍国财如水流。一日无酒心似漏，醉生梦死几时休”这样的诗里还在憎恶中兼有某种箴诫的话，那么当党和国家把反腐倡廉作为一场严肃的斗争并要长期进行下去时，诗人的激昂与愤懑便喷涌而出，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中央反腐下决心，查弊清污辨伪真。  
 缚虎长缨今安在？刺贪利剑正疾吟！  
 谁能一叶蔽千目？不暂奸邪恨最深。  
 啄破账凭清若水，丹青难写是精神。

——《财务大检查》

诗中抒情主人公那渴望查清弊政的激情，那“不斩奸邪恨最深”的怒喝，是人民意愿的代表，是正义呼声的代言。所谓时代精神，就是真实准确反映人民大众爱憎的精神，这种精神在尚辰洪的诗里形成一股凛然之气，奠定了这类题材作品的基调。

寓物咏志，借景抒怀，是历代诗人诗词创作的成功手法，尚辰洪也是谙于此道的斫轮老手。他的这类作品中，大致可分为讥刺社会不良现象的和寄托个人情趣的两种。前者如《猫怨》，通过猫对咬坏画卷的老鼠采取姑息态度，指斥了“世上多少事，隳于猫鼠盟”的社会弊端；如《小燕》，别出心裁地写燕子秋日南飞，“又筑江东新别墅，无思塞北旧庭楣”，暗喻世态炎凉和某些忘恩背主的小人行为。后者情况较复杂，有的是对历史问题进行思辨，提出发人深思的见解，如《长城》最后两句“锁土衰师难为胜，胡人何故不修墙？”有的是在描绘静物中语带双关，活用具有生命力的新语，充满亦庄亦谐的妙趣，如《罗汉松》中写松姿“针对千夫指，枝盘九图腾；歆屈还向上，民主更集中”等。这些诗都刻意出新，叠翻巧智，使思想内容与艺术效果达到完好的结合。

那些纯然歌颂祖国山河的写景诗，一是在本集中数量较多，二是在质量上也达到一定的高度和鲜度。



尚辰洪对家乡及那块土地上的人民有着炽烈的爱和自豪感,又由于 20 与 21 两个世纪交迭时期正是国家全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历史阶段,各行各业的发展日新月异,韦水、龙山出现的新气象更成了作者讴歌的客体。请看《铁山》所写:

久闻弓长岭,今上龙头。

天照南北镜,水浮日月球。

氩硒双泉涌,钢铁一脉流。

欲问谁主宰?芳林掩群楼。

地区山水矿藏资源琳琅满目,壮丽的山水间蕴含着丰富的经济潜力,而创造这新生活的主人就是已经富裕起来的人民和他们的公仆。这样的诗,不能不阔大深厚,不能不充实自然,不能不闪烁着这个时代的经济大景观的特色。许多篇章是地区农业、工业、金融、贸易、文化、科技、教育、旅游事业改革设想、战略部署、奋战过程和喜人成果的生动实录,唱响了人民群众在党和政府带领下搞经济求发展的主旋律。“天连华表峰叠翠,地接龙门景更幽。”(《家乡》)是对大好形势的高度概括。

同时也看到,一个有责任感的诗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又是无法回避诸多现实问题的,其忧患意

识往往变成对人民疾苦的直接关切和对不法行为的大胆暴露。他到牛录村访贫，了解到还有“漏棚摇落居无处，野菜粗糙煮带根”的特困户；他关心一位山区小学教师的生活，提出“工资未卜心身累，对此何人肯问津”的质问，甚至发出“救救孩子撕裂心”的呼吁。这是实事求是思想原则的艺术体现，是诗化了的辩证唯物观。本着这一认识，他多角度地揭穿了借改革之名行追名逐利之实的各种丑恶行径：“堂堂岸上潜水客，窃窃权中交易商”（《下海者》），“四处求官不择手，八方拜票尽点头”（《选举新风》），“评奖争名霹雳火，观光赴宴铁蹄仙”（《机关》）。一针见血，鞭辟入里。

尚辰洪诗的内容相当丰富，他的情感也相当丰富，这二者差可弥补作者职务限制造成的题材和抒写渠道的不尽广阔性。面对社会进步和人民幸福，他心情愉快，眼前景物也是那么绚丽多彩和充满生机：“小城入夜披华彩，大路凌晨碾玉毡”（《初冬》），“潮吞落日去，风送早帆还”（《大连看海》）；但有时也难免对那种“妖风四起怪成堆”的复杂问题和“踏纸乘波船不翻”的怪现象产生无奈的感叹，于是一种“愿做山中鹤，翩然一身轻”的远离尘嚣的想法涌上心头，这也毫不奇怪。中国传统文化给知识分子塑铸的信仰观念向来不是单一的，比如浸润在文学艺术特别是诗词中的

佛老崇拜和独善归隐等因素就很难过滤干净。尽管这些因素对现代人来说是那么遥远和陌生，但它们又毕竟可以经常成为诗人表达清高超逸情趣和美学理想的一种依托和借代手段。尚辰洪亦不例外。那“大浪淘沙尽，狂歌觅水穷”的精神向往，宣泄着放归自然的潜在心理，在知识群体中有一定的代表性。但这实际上不如说只是一种意绪的映衬，他的选择终究是立足现实、远离虚幻、积极向上、摒弃消沉的“名在真如册，棍扎老铁峰”，“菊香鹂语均解意，此乐何须觅桃源”，这才是他无法动摇的信念。

下面，我想以尚辰洪的诗为例证，谈谈当代人写旧体诗——姑且称之为“现代旧体诗”的问题。几年前我在《情深谊重见真情——序张鹏飞〈青山情——访越新语〉》那篇文章里曾提到这一问题，但未能详陈意见，因为那是一本以新诗为主的诗集；尚辰洪这本诗集则以旧体为主，正可成为我立言的依据。但即使这样，恐怕也只能谈点皮毛，因为如何继承、发展和改革旧体诗的创作，是涉及多种知识门类的重大理论与实践的课题，绝非我的只言片语所能尽述。许多年来、许多专家学者一直在讨论这一问题，虽说尚无一个确定的理论标准，但事实上已有一个粗浅条的章法被遵循着。

我的意见是现代人写旧体诗一定要掌握一个变与不变的原则，即旧体的形式原则上不能随意改变，否则就称不上旧体了；但由于写的是新时代的新内容，形以义存，格律可因现代语词的需要作个别的被动性变化，不必因死拘成规而削足适履。我们痴迷旧体诗，就是由于除了它的思想内容的教育作用、感化作用和愉悦作用外，还因为它的意境、气韵和音乐效果都魅力无穷。现代旧体诗只要在总体上把握住这些特征，就可以不必为个别平仄、对仗不尽严格而钻进牛角尖里走不出来。众所周知，在1500年前的中国诗歌是写得很自由的，只是到了齐永明年间开始出现了“新体诗”，五代隋唐又不断构筑和完善，才形成讲究平仄、对仗、音调等规矩的律诗和绝句，也称“近体诗”，而把先前写得很自由的诗称作“古诗”，并有意把它们区分开了。自由随意的诗成为“古”的，束缚繁多的诗成为“新”的“近”的，是文化发展由简变繁、由粗变细的进步，是诗歌创作顺流而变的明证。人们孜孜于新的格律实践，力避不合格律的现象发生，似乎也在于表明写格律诗的学识与能力。王力在《古代汉语》中指出，讲格律就是讲平仄。古人对格律诗的要求十分严格，一旦遇到难有最恰切的平仄关系时还想出一些补救办法，显然太烦琐了。其实我们已经看到，越是

把诗(包括格律诗)写得自然、流动、富于创新的(如唐代)越是好诗,反之,墨守陈规、陈陈相因地一味追求形式,倒把诗写得拘谨、僵死和充满首学气(如宋代的“茶陵派”等)。历史已经迈进现代,如果仍蹈袭旧制、泥古不变,就将把这种诗写得像出土文物一般古里古气却缺少实用价值了。

那么,怎样变?首先,还是用得着“旧瓶装新酒”那句话——“瓶”不能打破,旧体形式中最能表现审美价值的东西仍需沿用,只不过“酒”要新,内容是现代的,是今人自己的。其次,要考虑“瓶”可以旧到什么程度,格律规定哪些可以通融活泛一点,哪些不能变动。一是字数、句数、联型、押韵不能变,二是诗内行文走势和句式特点基本不变,三是平仄和对仗在使用现代语词时实难完全对应情况下,可作适应性变动,且不追求拗救。最后,应坚决地以现代汉语普通话的正确读音写旧体,重点在押韵。

古时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新事物、新概念、新语词,新的语言很多是不能硬性地让它抑扬顿挫,也不能牵强附会地将其分割的。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旧体诗的句式一般是由两个音节构成一个节奏单位,每一个节奏单位相当于一个双音词或词组,这就为平仄与对仗的呼应带来了便利。而今天的许多专用词语是

三个、四个甚至更多音节组成的一个独立词，如“现代化”、“社会主义”。我们既不能把“现代化”(仄仄仄)、“社会主义”(仄仄仄仄)变成平仄对应的读音，也不能把它们缩减成一个双音词。这种情况，能规避而以其他语词代替的当然可以，不能变换或变换了就因词伤义的则只好顺流随变。尚辰洪《族人话家史》是一首七言律诗，其颔联“马踏辽东三千里，功垂江南十六州”中的“江南”应是以其仄来对“辽东”之平，但变换很难，一变就失去了原有的真实准确和气势，索性不作变动，读来总体气韵不受大的妨碍。这类情况不止一处。再如《泌园春》词牌规定上阕第十一句是平平仄的三个字，而尚辰洪在纪念毛泽东的词里，恰恰要填进“毛泽东”这三个平声字才觉效果最佳。怎么办？毫无疑问，形式服从内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特殊情况特殊处理。但我必须重申，如果不是遇到现代汉语专用词这类特别问题，还是应该不违格律的。对仗也应如此，古人有的诗对仗极工，但不是他每首诗都工到极致，何况今人用今语呢？语言在发展，读音在不断变化与规范，已消亡的读音不为现代旧体诗所取。古音韵中的许多字音已归入新的读法，平、上、去、入中的入声已从现代普通话中消去，古去声也有许多分属其他读音，今天再强求古音韵就真有点食古不化了。韵是

不能不押的，某些新诗不押韵，我觉得有点像刀之无刃，把诗的最基本特征抹杀了。新诗毕竟限制较少，有点无韵的也未尝不可，但旧体则一定要押韵。有人说旧体诗可以押相近（相邻）的韵，我觉得这是否韵感不敏或韵字不丰的托词？严格说，标准的普通话读音并没有什么“相近”的韵——是 en 与 eng 相近还是 ai 与 ei 相近？那是古人读音和某些方言造成的混同，讲普通话的今人不应盲从。顺便说一句，今人写诗用今韵，读诗也要用今韵，这样才可达到制作与欣赏的谐调一致；今人读古诗也要用今韵，哪怕谈起来有的已不协韵，也比读古韵而今人难以接受好得多。

上述意见当然是浅薄的、粗放的，但不对旧体诗进行变革，传统诗歌创作就难以继承和发展。让我们以这种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尚辰洪的这些诗和所有的现代旧体诗吧。

2001年10月初辽阳

## 目 录

1 / 吟罢出尘换骨新

——尚辰洪《天成诗话》序

## 五 言 诗

3 / 狂风歌

3 / 晓冬东海新婚赠语

4 / 无 题

4 / 无 题

5 / 无 题

5 / 送诤友

6 / 银婚书怀

6 / 春 阴

7 / 自 勉

7 / 赞鲁迅

8 / 大浪淘沙

8 / 孤 竹

9 / 赞杨修

9 / 赠剑锋、英杰

10 / 游汤河水库



- 10/ 汤河观鱼  
11/ 朝 观  
11/ 火 山  
12/ 无 题  
12/ 咏 竹

## 五 言 律 诗

- 15/ 神女惊回首  
16/ 铁 山  
17/ 北镇石碑楼

——明帝赐幽州总兵李成良

- 18/ 登医巫闾山  
19/ 北镇崇兴双塔  
20/ 赞广电局  
21/ 纠 风  
22/ 问 天  
23/ 世 事  
24/ 端阳怀古  
25/ 人生感志  
26/ 兄妹相聚歌  
27/ 猫 怨  
28/ 鬼节送纸钱  
29/ 农田会战  
30/ 咏盆竹  
31/ 白杜鹃